

“中毒门”加剧俄罗斯与西方互不信任

国际政治的“恶”不断被复制

国际观察

■本报见习记者 刘畅

距离英俄双重间谍“中毒”事件已经月余，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后真相时代”国际政治的“恶”再次像幽灵一样飘荡在欧洲的上空。

3月4日，前英俄双重间谍谢尔盖·斯科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发现失去意识。12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采用“有罪推定”的方式认定俄罗斯使用前苏联时期研制的军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斯科里帕尔父女，对此俄罗斯予以坚决否认。14日，伦敦宣布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并暂停两国高层接触，禁止皇室成员及内阁大臣出席俄罗斯世界杯，以及撤销对外长拉夫罗夫发出的访问伦敦的邀请。作为回应，俄外交部17日宣布驱逐23名英国驻俄外交人员。

讨伐并未终止，截至目前，欧美27个国家和组织，驱逐了超过140名俄罗斯外交官，成为冷战以来西方最大规模驱逐俄外交官的行动，对此，俄罗斯采取“对等原则”驱逐23国驻俄外交人员。

“后真相时代”的“罪与罚”

3月29日，英国外交网站上公布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的讲话文本称：“斯科里帕尔事件就像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开篇，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谁是罪犯，问题仅在于他是否承认或是否被抓到。”

然而问题是，我们真的掌握了真相

吗？英国波顿道恩军事实验室负责人此前对天空新闻（Sky News）表示，英方专家未能确定“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的来源。而就此推测俄罗斯为幕后黑手，唯一的“证据”是俄罗斯有“前科”：2006年11月逃亡英国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特工利特维延科因放射性物质钚-210中毒身亡，当时双方互相驱逐四名外交人员，而最后结果也未能证明祸首就是俄罗斯。再或者，就是由于“中毒”事件性质特殊，属于谍战范围，有诸多不能公布的秘密存在其中。

然而对英国及其西方盟友而言，真相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特雷莎·梅仅仅在一周时间里就将此升级为俄罗斯与西方集团对立的外交事件，树立起自己“铁娘子”的超强硬形象：既是对亲俄的工党领袖科尔宾的一记敲打，也是由于“脱欧”而焦头烂额的一次矛盾转移。

从历史上看，英俄争霸本就是贯穿了国际关系史的主要脉络，与俄罗斯叫板，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恢复大英帝国荣光的象征，更不用说，当下“反俄”已经在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是代价最小的获益手段。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所地缘政治研究室主任皮埃尔·埃马努埃尔-托曼认为，“斯科里帕尔”案件符合英国长期的地缘政治利益，“英美一直以分裂欧亚大陆和干扰西欧与俄罗斯亲近为目标”。这一次，英国似乎成功了，梅享受到了一呼百应的优越感。

勇敢说“不”的只有奥地利，3月29日，奥外长卡茜·克莱瑟表示，英国曾两度向奥地利施压，要求其驱逐俄外交官，对此奥地利予以拒绝，并愿意利

用中立国身份居中调停。此外，尽管驱逐了四名俄外交官，德国还是念念不忘“北溪2”的项目，希望俄欧关系缓和，4月1日德外长海科·马斯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就表示，欧盟国家需要俄罗斯，希望与俄合作。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如果真的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去赋予“中毒”事件意义的话，对俄罗斯而言，最合适的莫过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一形象。

事件发生伊始，俄罗斯就要求与英国进行合作调查，但遭到拒绝，外长拉夫罗夫在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人比俄罗斯更希望查明真相，查清关乎我国公民命运的真相。”对此俄罗斯向英法连提24个问题，包括“解释拒绝俄领事合法探望斯科里帕尔父女的原因”“提供有关解毒剂的详细信息”“解释赶到事发现场的英国医生手中为何恰好有这种解毒剂”等。

在未得到合理解释后，5日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联名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提交了重新调查斯科里帕尔中毒决议的草案，但由于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草案未能通过。尽管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天在安卡拉召开的俄土伊三国峰会上仍旧表示：“我们不想指责英国的道歉，我们要的是，合理的认识占据上风，而且希望国际关系不会像我们近期看到的那样受到损害！”

我们常常会忘却的一个事实是，普京一直在向西方抛出橄榄枝：2000年上任伊始，他选择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英国；“9·11”发生以后，第一个向

布什总统致电慰问并提供帮助的也是普京；即使双方关系恶化之后，也从来没有关上俄罗斯与西方和解的大门。

但是普京寻求的是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叶利钦时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甘愿沦为二流国家的身份。普京不甘心，西方却瞧不起。“在西方眼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某种意义上就像二战后的德国或日本，是一个被打败的二流国家。”普林斯顿大学俄罗斯研究专家斯蒂芬·科恩这样形容西方的主流心态，可见“历史终结论”在冷战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今天仍然存活在一些西方政治家的臆想之中，并且以“反俄”的形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凝固下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为模式：不主动出击，但面对对方的挑衅，以“对等”原则以牙还牙，而向来极度敏感又缺乏安全感的民族性格，让俄罗斯总能触底反弹、绝地反击。

如今，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不信任已经不再是秘密，经过长达一年的“通俄门”、媒体战、外交战和网络战，俄美关系比“冷战”某些阶段更冷，而此番“中毒门”又将这股寒流蔓延至欧洲，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最新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民众仍对美国心存好感，而超过70%的民众认为“中毒门”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一次可恨的蓄意侮辱。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俄罗斯人，面对罪恶无法自处时，就信仰上帝吧。但国际政治没有上帝，因为它的本质里，就有“恶”的一面。

朴槿惠一审被判24年徒刑

新华社首尔4月6日电（记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首尔中央法院6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朴槿惠2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80亿韩元（1韩元约合0.006元人民币）。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认定，2017年4月韩国检方起诉朴槿惠的18项罪名中16项成立，包括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胁迫企业等多项核心罪名。

法院在判决书中说，被告人被国民委以总统重任，却滥用权力，造成国家政治运行秩序混乱，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这一主要责任在被告人。

法院认定朴槿惠与其好友“亲信干政”案核心人物崔顺实存在共谋关系，朴槿惠滥用职权，胁迫企业向两人“共同运营”的财团进行巨额捐款，“严重侵犯企业经营自由”，罪名属实；认定朴槿惠向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索贿70亿韩元，向SK集团索贿89亿韩元等行为属实，构成犯罪；认定朴槿惠向崔顺实泄露青瓦台文件，泄露公务机密罪名成立。此外，法院认定朴槿惠还存在制定“文化界黑名单”等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

当天法院以该案受到韩国民众高度关注、考虑保障公众利益为由，允许对审判全程进行电视直播。朴槿惠没有出席审判，但法院表示她已通过首尔看守所提交了拒绝出席的事由书。



朴槿惠案一审宣判在韩国社会引发高度关注，民众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审判的全程电视直播。

视觉中国

尔看守所提交了拒绝出席的事由书。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针对对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被弹劾罢免，失去司法豁免权。同年

3月31日，法院批准逮捕朴槿惠，她随后被关押在首尔看守所。今年2月，韩国检方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请判处朴槿惠30年监禁并处罚金1185亿韩元。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2月还对崔顺实作出一审宣判，以收受贿赂、滥用权力等罪名判处其20年监禁并处罚金180亿韩元。

油价变化决定沙特阿美IPO进程

专家视点

■由 婷

2017年初，全球最大的原油公司——沙特阿美宣布有意在2018年海外上市，消息一出炉间抓住了全球资本市场、全球原油市场的眼球。据报道，沙特阿美公司估值约2万亿美元，按照拟出售5%股份的计划，沙特阿美IPO的规模或可达1000亿美元，将是迄今为止全球IPO募资最大规模的四倍。

然而，这一“宏伟”计划似乎总是波折不断。近日，又有多方消息称预计沙特阿美最早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上市，但国际市场IPO计划将被暂时搁置。一时之间，又将这一国际油市“巨无霸”推上了风口浪尖。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公司，沙特阿美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盟主沙特唯一的国有石油公司，垄断了沙特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工、运输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目前，沙特阿美原油日产量接近1000万桶，储量高达2600亿桶，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上市公司埃克森·美孚产量的10倍之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巨轮。

那么，这样体量的一家公司，却为何还要急于上市而谋求更多资金支持

呢？一切要从国际油价下跌以来沙特内政的变化说起。

一直以来，石油几乎是沙特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政府七成财政收入、九成出口收入全部来自石油。然而近几年国际油价的不景气，也让从未因钱财发愁过的沙特政府倍感压力。有媒体报道，沙特从2003年起广义政府财政收支连年盈余（除2009年因次贷危机冲击），但到2014年，随着油价的猛烈下跌，政府财政收支净额即转为赤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显示，这一情况可能会延续到2021年。在石油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沙特近几年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消耗以往的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等支撑居民消费和投资。IMF曾经预算过，沙特政府要想达到预算平衡，需要油价居于106美元/桶的高位，如果油价持续徘徊于50美元/桶的话，沙特强大的现金支撑也撑不过五年。因此，为了积极应对国内财政窘况，沙特急需通过阿美石油公司海外IPO的方法为自己赚取充足的外汇。

另一方面，就长远考虑，沙特国内以新任王储小萨勒曼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通过大规模经济改革以彻底摆脱对于石油资源的超高依赖。2016年4月，“沙特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转型计划”，2030愿景”公布，这一计划旨在通过

国内深入改革将沙特由一个石油王国转变为一个依靠多方收入来源的现代、高效和多元化的经济体。然而，计划一经提出就遭到了王室、教派以及民众等各方面的压力。如果想要顺利推动经济转型，强大的经济后盾必不可少，因此阿美石油公司IPO背后的真金白银自然也成了沙特政府施行改革措施的强有力支撑。

然而，随着沙特阿美上市布局的不断推进，人们发现影响这艘石油巨轮扬帆再启航的因素纷繁复杂。首先，沙特阿美上市地点的选择成为焦点。如此规模浩大的IPO，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市场来说无疑都是一顿顿美的盛宴。因此，截至目前，至少有包括纽约、伦敦、东京、香港、上海、新加坡、多伦多在内的七家交易所公开表示欢迎沙特阿美前来上市。而沙特方面也表现出了相应的诚意，积极与多家交易所进行了磋商。但最终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果。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交易所上市，都存在或多或少难以逾越的问题。比如，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曾表示，沙特阿美在美国上市的风险太大，原因是美国早前通过法案允许民众对沙特政府提出诉讼，指控沙特涉嫌为“9·11”恐怖袭击提供资助，并应为受害者提供赔偿。

其次就是国际油价的长期变化，这

也是影响沙特阿美上市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国际油价是阿美石油公司进行合理估值的基础。按照相关估值模型计算，如果假设国际油价长期稳定在64美元/桶左右，沙特阿美的市值约为11132亿美元，如果油价长期浮动在40、50、60、70、80、90、100美元/桶上下，沙特阿美的估值分别为5103亿美元、7818亿美元、10533亿美元、13248亿美元、15963亿美元、18678亿、21393亿美元。可以看出，如果按照沙特阿美给出的2万亿美元估值，则要求国际油价长期稳定在95美元/桶以上，这在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内几乎不可能达到。同样，也是基于国际油价的变化，近来沙特方面对阿美石油公司海外上市也表现出了谨慎大于急切。这是因为随着OPEC和俄罗斯的减产行动继续延期，加之2017年下半年原油需求超预期，原油库存下降趋势逐步被确认，原油市场正逐步走向再平衡，国际油价继续攀升也指日可待，阿美石油公司的IPO之路也略显从容一些。

近期来看，在沙特阿美成功IPO之前，沙特仍将会不遗余力地护航国际油价高位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年6月OPEC会议讨论减产行动定下了基调。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华信国际能源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豆农担心成为贸易摩擦受害者

艾奥瓦州是美国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二大农业州，素有“美国粮仓”之称。在州首府得梅因东北郊的广袤土地上，金伯利家族世代以农业为生，4月本应忙于春播，是充满希望和喜悦的季节，但金伯利农场的主人却忧心忡忡。

美国去年对华大豆出口额达140亿美元

前些日子的降水湿润了土地，十分有利于播种，但是经营农场40多年的瑞克·金伯利却面临重大抉择——由于担心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他在考虑是否调整大豆种植面积。

瑞克祖上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到他已是第五代。他懂得如何根据天气和土壤变化种庄稼。农忙之前，他请来两位机械师在库房检修维护播种机，为春播做准备。

“与过去五六年相比，农业收入大大降低。这两年市场行情很不理想，利润十分微薄。”瑞克这样描述美国农民普遍面临的困境。

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自家4000英亩（1英亩约合6.07亩）的土地上，之前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各占一半，如果增加关税，很有可能要调整种植面积和品种，这令他感到十分无奈。

在金伯利农场的粮仓旁，玉米正从仓库装车，之后将运往交易商那里。

瑞克表示，自己一直在关注农产品市场动态。由于近期大豆和玉米价格波动很大，他不得不提前销售一部分库存。同时，为了对冲风险，他还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卖出大豆合约。

瑞克的儿子格兰特·金伯利是艾奥瓦州大豆协会市场总监。他表示，艾奥瓦大豆协会旗下有4万多名农户，目前都十分焦急。

“他们对市场十分敏感，即便每蒲式耳几美分的变化，都将决定豆农能否盈利。很多农户在观望，是否要调整大豆种植面积。”

在采访过程中，格兰特一直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大豆出口量的60%左右销往中国，尤其是20

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豆行业相关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30多年的合作，使我们与中国市场密不可分。”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去年对中国大豆出口额高达140亿美元。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数据显示，过去10年艾奥瓦州对华出口增长迅速。2015年，该州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价值14亿美元，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该州大豆产量的四分之一销往中国。

美国大豆协会呼吁以“建设性”姿态解决贸易摩擦

针对当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格兰特表示：“我们十分失望，不希望最后造成与中国的贸易中断。”

不只是艾奥瓦州，另一大豆生产大州印第安纳州的豆农也十分焦急。印第安纳州种植大豆的农场主斯泰恩坎普告诉当地媒体，当地很多农民都希望尽快售出手中的大豆。

这两周，美国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在多家电视台投放一则长度为30秒的广告。在广告中，一名叫拜布尔的农场主表示担忧：“今天，我们农场有5000英亩土地用来种植玉米和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客户，我们将会成为贸易争端的首要受害者！”

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海斯多费尔4日发表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以“建设性”姿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而不是靠“惩罚性”措施，以避免让美国豆农利益受到“灾难性影响”。

中国商务部4日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针对美国公布的“301调查”结果，中方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飞机等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美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如果发生贸易争端，农民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我们只想继续成为中国长期、稳定的大豆供应商，我希望中美双方能坐下来好好协商，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案。”瑞克对记者说。

新华社记者 汪平 苗社（新华社芝加哥4月5日电）

加泰罗尼亚前主席在德国获保释

德国一家法院5日裁定，不得以叛乱罪名为依据引渡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但允许以挪用公款罪名为依据引渡他。法院同时决定，普伊格德蒙特可以在等待引渡裁定期间获保释。

保释金为7.5万欧元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高等法院说，是否引渡普伊格德蒙特将由法院裁决。法院决定，普伊格德蒙特可在等待引渡裁定期间获保释，条件包括支付7.5万欧元（约合9.17万美元）保释金、每周向当地警方报到，以及不得离开德国。

普伊格德蒙特的德国律师蒂尔·邓克尔对法院裁定表示认可。

普伊格德蒙特3月下旬驾车从丹麦进入德国北部后，被警方以欧洲通缉令为依据逮捕。他现被拘押在诺伊明斯特地区一家监狱。这家监狱一名工作人员5日告诉媒体记者，普伊格德蒙特最早6日上午获释。

西班牙司法大臣拉斐尔·卡拉拉在马德里告诉媒体记者，西班牙政府必须接受德国法院的裁决。

去年10月1日，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不顾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举行“独立”公投。10月下旬，西班牙政府收回加区自治权，解散加区政府和议会，解除普伊格德蒙特等煽动独立的加区官员职务。

10月30日，西班牙总检察长以叛乱、煽动和挪用公款罪名起诉普伊格德蒙特等加区前官员。同一天，普伊格德蒙特逃到比利时，之后长居。

11月3日，西班牙一名法官签发对普伊格德蒙特等五人的欧洲通缉令。今年3月在德国被捕时，普伊格德蒙特处于从芬兰前往比利时途中。

裁定不得以叛乱罪名引渡

德国司法体系中并没有“叛乱”这一刑事罪名。德国检方本周早些时候说，西班牙司法体系中的叛乱罪等同于德国的叛国罪。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高等法院5日发布声明解释裁定，说普伊格德蒙特没有号召使用或威胁使用足以抗拒政府意志的武力，因而不构成叛国罪，也就不能因检方所说等同的叛乱罪被引渡。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高等法院发言人弗劳克·霍尔默说，这家法院将裁定是否以挪用公款罪名引渡普伊格德蒙特。她说，如果被引渡，普伊格德蒙特在西班牙不得因叛乱罪名受审。

路透社向西班牙政府和最高法院询问霍尔默的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但未获回应。

在西班牙，叛乱罪最高刑罚为25年监禁。

吴宝澍（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意大利首轮新政府组阁磋商无果

新华社罗马4月5日电（记者李洁）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5日表示，各党派首轮新政府组阁磋商没有就联合组阁达成协议，下周将举行新一轮磋商。

马塔雷拉说，他将于下周召集各党派进行新一轮磋商。

首轮组阁磋商于本月4日开始，意大利力量党、联盟党、民主党和五星运

动等政党党首或代表参与。

3月4日，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意大利力量党和联盟党所在的中右翼联盟以超过37%的得票率赢得选举，五星运动获得约32%的支持率，现执政党民主党主导的中左翼联盟支持率约23%。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各方需协商联合组阁事宜。

马来西亚总理宣布将解散国会

新一届大选将于60天内举行

新华社吉隆坡4月6日电（记者刘彤 林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6日宣布，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已同意他的请求，批准7日解散国会，准备举行新一届大选。

马来西亚本届国会任期将于今年6月24日结束。总理有权在任期结束前随时寻求解散国会。根据马来西亚法律，大选投票须在国会解散后的60天内举行。

纳吉布6日上午在行政首都普特拉贾亚的总理府主持内阁会议后发表电视讲话。他建议各州政府按程序解散州议会，使得州议会选举与国会选举同步举行。

纳吉布在讲话中总结了近几年来政

府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创造工作岗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希望国民继续支持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阵），表示若国阵能赢得新一届大选，将会实施更有包容性和全面性的变革措施，将马来西亚带向新的成功。

马来西亚国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下议院议席共222个，每届议员任期五年，由大选选举产生。上议院设70个议席，由全国13个州议会各选举产生两名议员，其余44名议员由最高元首根据总理推荐委任，任期三年，可连任两届。

通常在下议院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组阁。2013年5月，纳吉布领导执政联盟赢得议会选举，连任总理。